

說海

說纂丙丁

江行雜錄
行宮雜錄
避暑漫抄
養病漫筆

漢書門			
三	一	五	六
二	四	一	六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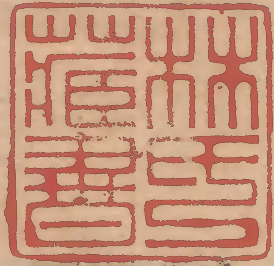
庫文閣白			
三	一	五	六
七	二	五	六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6	
冊數	20(17)		
函號	370	3	

俱二十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江行雜錄

說纂七散錄

蕭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
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
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
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
兒也因話錄

和政公主蕭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蕭宗宴
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

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謂椿者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顰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橫又豈忍使妻與群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

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心欣然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首訴

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
安國觀之門後大槐鵲巢中便往探視見
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
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
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
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
云社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
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
列秦民竭秦君滅倕革行在牧之前則阿
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
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涓流漲
膩葉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
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
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

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
 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
 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
 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
 是勸敞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
 也

瑞桂堂
暇錄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
 望海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

觀之遂擢小舟直至江所乃釣船也詢彼
 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
 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
 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
 鱗鬣鬚爪悉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
 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
 不協比於權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

請訴礙於法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鎮忌
焉然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
尋繹未嘗稍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
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
假將入齋惟所擾卑脚犬花鴨從既啓扉
而花鴨連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閤
花鳥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干
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

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懼于鬼輦而
相迫邪言訖歛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
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頰首連拜惟曰
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爲對曰李龜
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
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
匿令公若黃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
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

衙傳存隸之明日且有婦人至第門服裝
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閤曰幸為呼
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
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
薨龜壽盡室亡去

小說舊聞記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緩垂綠帶
髻髮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
西好事者畫為倦繡圖

妖書堂詩話

梁太祖統四鎮曰名温與崔相國連構大
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
昭宗遽勅太祖改名全忠識者曰全字人
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
悔焉勅命既行追之莫及後果篡大位是
時四方天下其在中心賜名之應也

鑑戒錄

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
簡續成初集記纔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度

真屬了然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
日月間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
山會真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接太陽靜
甃玉堦橫水岸御爐香燕撲龍牀龍池九
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
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
龍池風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
紗牕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尤島上池臺

畫改張但是 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內鎖牙
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強青
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
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中官祇
候處滿堤紅豔立春風廚船進食簇時新
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
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
嫩淺霞跪到玉堦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

姓三面宮城近夾墻苑中池水白茫茫亦
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
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
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
六宮絕唱未知名盡將感粟來抄譜先按
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
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
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墻面浸池諸

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
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
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詩才人出入每相隨
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綵牋書大字忽防
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
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
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
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

子簇池頭小樂携來候燕遊旋把銀笙先
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
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
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
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弦聲動立浮
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
人酌酒絕宜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
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絕

似走幾回拋鞋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球
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
長羸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
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罨樓
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
棹把來齊拍水竝船相鬪濕羅衣新秋女
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折荷花伴
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

急過御牀前賓退錄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懷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誼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訥詢如此將若之何太

祖姊或云即魏氏長公主方在厨引麪杖逐太祖擊

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

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凍水紀聞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

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

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

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

言身集
如捧壁擊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
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
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
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乎
不紊就中廚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
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參闈寓江陵嘗聞
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廚娘事首末甚悉
謾書之以發一笑其嫠人名某者奮身寒

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澹泊不改儒家
之風偶奉祠居里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
大粗率守念昔畱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厨
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
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
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
第有容藝能筭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
月果至初憇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

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敘慶幸即日伏
事左右末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面辭甚
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
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
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笏皆議舉杯
爲賀厨娘厨娘遽至使厨請曰未可展會
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厨娘請食品菜
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僉

菜品第一爲蔥齋餘皆易辦者厨娘謹奉
旨教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僉五分各用
羊頭十箇蔥韭五牒合用蔥五斤他物稱
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
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厨師告物料齊厨
娘發行匳取鍋鏹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
先捧以行燿燦耀目皆白金所爲大約計
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

傍觀嘖嘖廚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攀膊掉
臂而入據坐胡牀切徐起取抹批嚮慣熟
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
置几上別畱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
廚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
所廚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
以荅其治蔥菲也取蔥微微過沸湯悉去
鬚葉視襟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

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醃浸漬
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
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筋無羸餘相
顧稱好旣撤席廚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
廚萬幸台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廚娘曰豈
非待檢例邪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
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
每展會支賜絹帛或至百疋錢或至三二

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竊喟歎曰
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
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
還其可笑如此

陽谷漫錄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
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
竹筒筒內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
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公每

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
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
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
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
羹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
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
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
筆書庾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

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
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
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
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子錄
建炎已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
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
萬人即暗竹園也熙寧八年冬杭州地涌
血者二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聞野史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怒嬌詞題吳江
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觀之詔物色其
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
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關誰作長城堅
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
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
神武踵曾孫周發河嶽封疆俱効順狂虜
會須灰滅翠羽南巡扣闥無語徒有衝冠

言集
髮孤忠耿耿劔鋒冷浸秋月

野史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

野史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

上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以匱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至碑曰

貞婦冢

吹劔錄

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

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社宗
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
正宸文典瞻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
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
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
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適天機
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
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蘊有意沙

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
蓑未易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
聲辭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
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企及奎章錄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
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
臥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
死邪因唏噓不已少頃復寐久不起視之

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祕之斯人豈
乍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
有不可知者馬氏新錄

宋廖瑩中錄

江行雜錄終

行營雜錄

說纂八散錄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
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
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扇鑰俄
大搜索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
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满其上而塵
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
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言夢錄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輟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

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袂楔駕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畱之俾居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

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
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
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
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卽太宗也延入
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
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
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截雪顧太
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

夕太宗畱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

聞帝已崩矣

湘山野錄

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
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
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
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
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意思悽惋不久下世

金玉詩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上曰治
平無事久欲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
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多有假
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從
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
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
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
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

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
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
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
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
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
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
山者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
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投轄錄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
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於鼎臣
求為聞達于朝鼎臣即繳書具奏之京坐
貶官未行京妻謂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慙
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
來雖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
有數帖與吾夫祝私事恐爾家以為疑索
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為
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
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餘人以
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
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為立
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
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
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

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放
 有章奏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放遂乘驛
 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
 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
 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
 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石刻此詩置
 于墓旁吾其榮矣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

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時以為佳瑞有識
 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兩
 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有太平興
 國之號

茅亭
客話

大中祥符六年絳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
 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
 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
 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

宮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茅亭客話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

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悉奉

行天誅也

茅亭客話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江表志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

首名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廓轉影槐陰
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
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
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
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
席上青衫濕透箏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
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

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
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
如此貢父隔幙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乃
多年老冰耳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
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
卿換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
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貽謀錄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
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
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

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道山清話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

明徹且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

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

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道山清話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

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

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

也

歸田錄

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

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

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

歸田錄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豎者問何所用
 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
 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
 何用神廟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
 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
 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冷齋夜話
 司馬溫公隨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
 磨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

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死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
 等英宗朝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
 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
 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宰相猶難
 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
 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
 訕上語下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

方在獄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茲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

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

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

一一口又又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

殿東壁其略曰始建元基高宗御紹興德

壽謂紹興年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

高宗聖壽祖傳甲庚吉太祖子建炎炎共

盛之勢建炎年號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

由人致朕嘗聞易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禍

起東南謂方肇動于戈元衝立劫壬寅癸

卯宣和間天亦云哀哉甲辰乙巳與金虜

山丙午丁未丙午丁未金虜入寇內有丙火天下生

靈塗炭至半是時天江表之虞駕幸莫知

何辜戊申巳酉高宗時正災劫金虜渡江

苗劉內變

言身錄
二行堂
三書院

庚戌辛亥偏重勢輕高宗航海劉壬子癸

丑後成改建紹興甲寅乙卯立應豐穰是

有丙辰丁巳朕已何在徽宗以紹興五年崩祖宗復

有申與之後是年孝宗以建國公進封云

云其後事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

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追與坦齋筆衡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

南渡御蹕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

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為

金狄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

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

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

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

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為樂豈非陰氣襲而

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為

言身錄
二行堂
三書院

言集
言行錄金
書院
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成群干丹霄
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
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
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狄之魔而宣和
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
蔡京家鳴鸞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卽
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
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

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
號讖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
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
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
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
其讖可勝歎哉

坦齋
筆衡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
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

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為鬼也主人云尊官
 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
 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為不可救
 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
 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
 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
 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
 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為感

應行都紀事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
 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即
 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
 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
 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
 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
 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齧其鼻僧去翊日

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病以
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
韓彥古子師為郡將流其僧廢其寺行都紀事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
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畱宿女羞
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
人女豐曰某所以畱者以坐間不敢問也
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亦

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
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
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釋史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
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
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
見詩側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
嘉其誼釋史

嘉其誼 釋史
嚴山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
從空而下逼與爲淫婦入室取刀爲誓曰
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喫菜
事魔人也信哉邪之不可干正也如此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
乃將冬瓜切作蓋劍空其腹實蛙于中黎
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干庭公心恠
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

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
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
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
寘妻并姦夫於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
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
矣宜以攢宮爲名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冢
墓附近者徃徃他徙高宗思陵興役之際

言
孝宗密勅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閔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

歸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梁溪漫志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勘乃梢人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笞之反為妾所誘併與梢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

勘而張氏反異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
匿具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了
無痕痕宰恠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
以熟麻油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盡
消又有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
蠶蛾末傅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撲後
方大治金瘡吹粉續錄

孝宗畱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
者多致失拱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
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卽對曰天地之
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
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

編修坦齋筆衡

紹興中金人遣其祕書監劉陶來聘因問
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

欲謀叛為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不職貶其人

坦齋筆衡

行都崇新門外鹿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

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往觀乃為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逼令其醉遂畱宿於幽室遽殺母而畱女女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窗外乃是野地女因窺窓見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窓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知速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即告楊帥帥令人告報本寺云來日郡王自齋合寺僧行

人力本府自遣廚子排齋至是坐定每二
卒擒下一僧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
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女見父號慟遂綁
三人主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逐
去諸髡葦航紀談

宋趙葵錄

避暑漫抄

說纂九散錄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
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
復散於河北向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
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
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
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
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

言集
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於
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拜舞
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
焚之以刀槩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曾臆
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明皇雜錄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
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
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

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
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群居解頤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
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
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
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
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
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

之下周卽其傳也

群居解頤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
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儼相則有清河張仲
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
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
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
大笑

解頤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

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
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
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
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
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
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
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旣而果有以
沐髮來告者福卽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旣

言者集 卷之三 書院
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
疾裴以為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
既業以疾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
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
將校悉來候問福即具以告之因曰一事
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
者莫不大笑 解頤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

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
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為戲
可及褰衣博帶攝齋升座稱三教論衡偶
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
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
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
上為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
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

言集身
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
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
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
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
奚待嫁為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
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
足據也如此獨見錄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
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
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
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
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
羶臊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
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
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

詩曰按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
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
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
聞笛詩曰岌堯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
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
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中興紀事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

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
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
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哀異記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
引其弟昌宗入待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
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
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
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

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
昌宗國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
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
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
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
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
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載斯語
父子兄弟君臣誦焉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

穢史矣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
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定馬去今
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
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誰也駐鳴銜
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
烈真相副也 唐史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一日遊

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
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為續
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
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畱得住終歸
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
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
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邪大唐遺事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

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
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
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
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
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
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
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吟并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

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疆都監為遼中
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
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為翰林學士修國
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為北都
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
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
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滿堂
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

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今公獻籍朝未
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
奉一官奔武疆秦淮瀚水鍾山樹塞北江
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栢梁吹落天涯猶
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
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
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
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

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好深
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
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
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
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
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
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
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

于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
知芳儀者孰是也

吟巖集

李煜在國微行媚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
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
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
壁曰淺斟低唱佷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
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
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

於所親焉清異錄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纜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一人家為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是十字大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基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

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鐵圍山叢談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為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

言卷全
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且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宁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

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

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鐵圍山叢談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

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
黃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
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
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
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
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
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荆公文潞
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

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
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
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
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
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
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
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

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秘史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
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
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
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
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
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煇猶在第三其上
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

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皆前
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
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
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
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
舜之用心也叢談

林中書彥振據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
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

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
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
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
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
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
之迄無他叢談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
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

急求不獲即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
都父之偶欲未用阻之不出而斤重如故
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
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
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
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
脹甚蜿蜒草中徐過一草便嚙破以腹就
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

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
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為腹脹所苦
即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
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
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
化為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
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為至此及潔釜炊飯
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

至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春渚紀聞

張守一為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
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
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
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
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
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為我致否曰此易事
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

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
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
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
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異聞錄
有神降於鄭澤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
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
將荷葉蓋頭歸廣輿記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

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
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
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
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
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
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
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
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

廣輿記
嚴山

不知所在

仇池筆記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劃刃為刺客李季以章醮為羽客龔金以治產為莊客丁禩以通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為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帝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擊生芻

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出厚遺之於是謂之

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山丁與筆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番禺雜記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為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

後又絕此惟太后回鑿沙漠復值稱壽上
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
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
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
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
爹爹富貴開見錄

宋陸游抄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

避暑漫抄終

養痾漫筆

說纂十四敬錄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
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
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鞞鼓轟
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
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
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
清風明月淚霑衣

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
嫗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至又見四壁皆有
青赤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
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榖器皿一一畢
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
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
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
畏懼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榖數盤此

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晚矣張但懇尼云
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就寢尼執燈扃
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
一語疑為瘖疾至鐘動尼復至啓鑰喚張
起如前令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
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張如
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卽離役所二里許
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

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
 物而有一木匠云固寵借種耳葦航紀談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
 衫紗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
 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
 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
 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
 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

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辨裝詰旦會于此
 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
 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
 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
 衆皆服其識量譚淵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
 一首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
 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

侍臣莫不嘆服

譚淵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
纔三四尺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
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
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柙箱可尺餘封鎖甚
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
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
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

牀頭取封鎖柙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
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譚淵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
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
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黃金間碧玉
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
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
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

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予頃在湖湘間見
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
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
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窓雜錄有異竹篾長
二百餘尺玉篇云箬竹可爲舟但未親見
耳云實有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
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

劍揮馬首推馬出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
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
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
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
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
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唐非帝王居
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
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

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
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
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
峯問輝曰既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
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
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
求己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卽來和天尊出
楊礪之夢紀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
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
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
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又無嗣用方士拜
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卽遣
大仙爲嗣大仙辭之帝曰當遣箇好人去
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鞋惟坐殿方御

鞋鞞下屐卽去之徽宗卽江南李主神祖
幸祕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
再三歎訝而徽宗生生時夢李主來謁所
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
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高宗韋后生徽宗
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
夜被錢王取兩浙甚志鄭后奏云昨夜妾
夢亦然須臾報韋后一誕高宗及建炎渡江

今都錢唐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
乎夷門志載宣和園禁中有物曰獮音塊
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
如雷禁中人皆云獮來諸閣皆扃戶微廟
亦避之甚至登元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
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衮下
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妃嬪夢中有與同寢
者卽此獮也或云朱溫之厲所化左傳云

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大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晒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餓

真定大曆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

會昌間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間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

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肉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

言考
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
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
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
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
々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
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
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
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
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
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
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
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
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
可用三古字以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
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

言集
卷之九
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
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
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
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
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
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
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
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

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
間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
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
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
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
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
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
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

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鶴林玉露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

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閩帥者日以殺人為事邪老師歎服
佛佛讚曰佛々恠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為我戮物類相感志曰佛々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佛々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佛々見人輒笑々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為朱纓血

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
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
元稹詩狒々穿筒格狸々置屐馴狒房沸
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
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為末酒
調滴耳中聞水聲即聾愈 枸杞子榨油
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

殼大栗研為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
嚼傅亦驗 喉痺并乳鵝蝦蟆衣鳳毛草
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
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即消 癰
疽惡瘡初腫起當歸次黃蘗皮羌活為細
末生鷺鷥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
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
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
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胃膈間猶微熱
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
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煮
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窓格
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
指動半日遂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

無識者有一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
一夕而愈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
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効德壽憂之過宮偶
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
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
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曰此冷痢也

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
法杵細酒調數服卽愈德壽大喜就以杵
藥金杵曰賜之至今呼爲金杵曰嚴防禦
家可謂不世之遇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
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
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櫟去

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
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
喚起用匙挑服甚効又越州某學錄云少
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
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
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
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

言名三十一
研為膏作太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愈

宋趙潛錄



養

